

■八面来风

日前，应阮庆棠、肖赤珠夫妇一家人的热情邀约，由雪青、晓辰母子陪同，我和夫人秀珍冒着酷暑高温，兴冲冲地去宁波游览了三天。

朋友之间的友谊，是无价之宝，人生最大的快慰！爱因斯坦说过：“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相隔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两家又有机会相聚，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无拘无束地交谈，给我们多年来积聚起来的友谊加色添彩。友谊是精神的默契，心灵的相通。我们的交谈，总是比较顺畅，总能让人有所得。偶尔不同的观点也无妨。庆棠夫妇都有几十年军旅生活的磨炼，正直、友善。庆棠大我一岁，话不多，近年来听觉减退。但我深知，庆棠是个有水平的人，理论、文化功底颇深，思维清晰，处事有道，是个明白人，尤其为人忠厚，不张扬，不虚假，诚实、谦逊、善良、大度。我们闲聊中，他发声不多，但正如钱钟书所说：“人与人之间舒服的关系，可以一直不说话，也

可以随时说话。”是的，我们与老阮就是这样灵犀相通的。赤珠与秀珍同岁。她与庆棠可是另一种范式的人，心地直爽，快言快语，干脆利索，有原则，讲正义，肯助人，爱在深处，爱得宽泛，爱得真切。在如此优越的环境中，我们四位八旬老人谈天说地，编织情脉。

天大热，但没有太多削减我们对室外景物的流连。宁波可是一座文化名城，名人辈出，名胜遍地。河姆渡、藏书楼、雪窦寺等等，这次一概暂且搁置。一天傍晚，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去领略老外滩的景色。这里是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汇合的入海口。江面宽阔，沿江高楼变幻的霓虹灯，大桥飘忽的五彩倒影，这些都是现代化景物，夫人拍了几张照后，我们就离席了。倒是老外滩这条酒吧街，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路面不宽，街道两旁的建筑有点特色，中西合璧、整洁清朗。街道彩灯流光溢彩，街道上空犹如覆盖在晶莹剔透的鲜花丛中。人们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就像甬江的水面，人流密集

忽疏，忽缓忽急，流淌在这条不长的街面上。几家酒吧看来生意兴隆，饮客满座，室内琴声悠扬，歌调绵绵。酒吧宽大的窗户外，人头攒动，踮起脚，伸长脖子，似乎要争相抢占一点酒吧的灵气。也许因为在家关久了，面对这幅歌舞升平的景象，我们不自觉地也跟着亢奋起来。我这个耄耋老人，竟也想放开脚步，挤在浮动的人流中，就差一点闯进酒吧，抢过话筒，放声高歌一曲！

再说说我们入住的十七房酒店。

十七房本是以郑姓为主的江南水乡大村落，历史悠久。现在被开元老板改造成了五星级的乡村酒店。来到这个酒店，就如来到了一个古色古香、黛瓦粉墙的大乡村，水井，磨坊，酒庄，粮行，郑氏宗祠气魄宏大，雕梁画栋，村中那个大池塘，鹅鸭成群，白毛红掌，追逐嬉戏。岸边杨柳倒垂，微风吹过，池面跳动着万千丝绦！成百民房则一一改造成设备齐全、舒适优雅的现代化宾馆卧室。外土内洋，外古内

新。这个老板真有创意！

翌日上午，雪青、晓辰领着我们参观了东钱湖畔的柏悦酒店。傍山依水，幢幢洋式小楼，分布在浅浅的山坡上，高低参差，平淡中见新奇。园中树木茂盛，分布错落有致，辅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还真有点曲径通幽之感。据说，这酒店的设计是日本人，从房屋、亭阁的格调，也可看出一点端倪。据说，现在东钱湖畔，这样的五星级酒店不下十处，三星、四星的还有一批。大家争先恐后，瓜分山水风光，吞噬自然资源，他们吃喝拉撒的残余能处理得彻底吗？我这个农村出生的人，真有点瞎操心。

第三天吃过中饭，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这母子俩，恪守“以孝为先”的古训，差不多每一二个月就要开车带着爷爷奶奶到旅游景点，在高档酒店住上两天，散散心，活动活动筋骨，享享清福。而他们自己，则住到汉庭一类低档酒店。我和老伴常说，现时像这样的小辈不多，工作用心，待老人有孝心，待人接物，有礼有信，真是有教养、有作为、有前途啊！

■法官日记

## 参与中成长

□林亚和

开学季，孩子们兴致勃勃讨论着学校生活，准备踏入大学校园，进入新的人生阶段，发现他们有许多新颖的想法，也愿意去表达和实践。

高校学生进入大学，在思想和心理层面尚处于“社会初期”，是个体在练习成人、培育完整个性的重要阶段，因此在问题处理和自我调节过程中较不成熟，有时会有盲目跟风和任性、不理智的言行，不仅对学生个体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也会给管理工作带来诸多耗损。反思其原因，有诸多的影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学生对于学校的公共参与行为较少，在很多时候学生是一种被动参与的状态，具有较大随机性、盲目性和低效性。引导学生主动、积极、理性地参与到学校治理过程，可加速其对于学校主体身份和地位的认同，使其在享有作为高校学生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权力的同时，也能主动承担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合理的、较为成熟的公民角色意识、公共空间意识、公共规范意识、协商意识、妥协意识等，并自觉地进行这种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最终形成主动进行理论建构、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的公共参与行为。

学生是学校政策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客体，是学校决策的主要利益相关群体。学生的参与，是学校治理科学化和合理化的重要元素和保障。因此，不能将学生只停留在受教育者这一社会角色中，而应该将学生的主体角色和公共参与元素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渗透到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全过程，从而培育学生积极、理性、有效的参与公共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引导学生合理、积极地参与学校治理工作，可从两个维度进行推进。一是营造开放的校园文化氛围，注重学校管理信息适当向学生传输。对于学校重大事务，学校管理者和行政人员可及时向学生传达，同时接受学生的反馈信息，使双方的沟通保持畅通和有效。同时，学校可进一步扩大信息互通渠道，倾听学生的声音，增强学生的公共参与感。二是建立完备的规章制度，确保学生能参与管理和学习活动等并提出决策建议。拓宽公共参与渠道，创新公共参与方式，包括开展座谈会、民意测验、网络调查、民主投票等。

大学时代是青年人融入社会之前自我精神结构固化的重要阶段，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培育学生的公共参与意识，是大学之为“天下公器”的应有之意。

■旅迹留痕

## 骄阳似火“和睦”游

□魏福春

“和睦”为村，地处青浦区赵巷镇。知道这个地方是摄影家惠国兄介绍的。那天有点空闲，想就近找个乡野之地放松一下，惠国说赵巷有个和睦村，他们前不久在那里搞过一次摄影活动。小村风景不错，尤其是农家乐的菜肴，很地道。

赵巷去过多次，那时嘉松公路旁有家农庄，规模不小。我们通常周末去玩上一天，大怪路子打得昏天黑地，有时还会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起来在竹片铺就的钓台上钓鱼。水是活水，小河弯弯，沿着农庄逶迤远去，看不到尽头。

那份田园之乐，是久居都市的人们向往的。可惜这家农庄几年前关掉了。

去赵巷还因为奥特莱斯，当年没少前往购买衣物。

和睦村是第一次听说，就冲“和睦”二字——好，去也。

上午10时过后出发。导航精准，一路顺畅，到了“和睦一号农家乐”，不到11点。午饭稍早了点，正好四处走走，谁知同行之人进了店堂即不想动弹。天气实在太热，也罢。独自步出院门，眼前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赏心悦目。一派田野景致，就这样扑入眼帘。

和睦村紧邻奥特莱斯。清清的徐泾河流经村庄，河岸两边一栋栋农舍依水而建，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有些墙面上画有农民画，一个个故事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这就是“和睦水街”。小桥流水，杨柳依依。水街也谓步行街，商业街，其中有民宿、书吧、咖啡店，还有石桥、“稻田直播室”……

这是和睦村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水街南侧，有一个百余平米的木质亲水平台，白天游人可在水面上赏景，晚上则成了霓虹闪烁，流光溢彩的舞台，村里的民乐队、沪剧团、舞蹈队上台表演。

和睦村移步即景。边饱览着美

景边上百度查了下，真是不看不知道——和睦村竟有和睦清源、和睦睦色、古闸听流、蔬圃叠翠、杏林谷海等十大景观！

骄阳似火，热浪逼人，这十大景色自是不可能一观赏，然而我没有错过水街入口对面、被誉为“微缩版郊野公园”的和睦公园。这里原本是一个占地30余亩的苗圃林地，经重新规划打造，新建了弯弯曲曲的木栈道，开挖了一条蜿蜒流淌的小溪，草丛中有各种各样的动物雕塑，可谓村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太阳愈发的热辣，空气中仿佛有团火，汗水早已湿透了衣服，我加快了脚步，逃也似的回到饭店。好在有手机，在空调的清凉中，又一次上了百度。

和睦村的桥也是一景，多达五六座，有的形如一张琴，极具现代感，有的古朴浑厚，给人以遐想……

相传这里的水岸两边原本没有桥，河东河西的人家也不怎么往来，后来有人提议要加强沟通、敦亲睦邻，于是众人出资造桥。建成后的桥取名为“和睦桥”，这也是和睦村村名的由来。这个“桥”的故事，被画画家画在了水街沿岸农家的墙面上……

饭后没有继续在和睦村游览，美丽的田野近在咫尺，却是望而生畏，畏葸不前。游兴轻易地败于炎热的天气之下。这显然不是个适合游玩的日子，当然也不能仅仅为了一顿农家菜而来赵巷。大家商量了一下，去了邻近的奥特莱斯，也只是走个过场，匆匆忙忙买了几件T恤和长裤，便迫不及待地赶回停车场，“和和睦睦”地结束了一日游……

遗憾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和睦一号农家乐”的农家菜，确实地道，尤其是鳊筒煲和昂刺鱼豆腐汤，鲜美异常，印象深刻。这算得上是个收获吧。一笑。



飞鸽

麦德飞 摄

■灯下漫笔

## 袁枚的“美食三戒”

□沈 栖

清代袁枚，少有才名，擅长诗文。乾隆四年(1739)，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在溧水、江宁、沭阳等地任县令，为官勤政廉洁，颇有名声。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于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晚年自号“随园老人”。他与大学士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又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

纵观袁枚一生，他不仅是一位著述颇丰的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还是名闻遐迩的美食家和经验丰富的烹饪学家。袁枚自称一生有多方面所好，“好味”乃列于首位，其“好味”追求色香味俱全。他曾在《品味》一诗中写道：“平生品味似评诗，别有酸咸世不知。第一要看色香好，明珠仙露上盘时。”这位“性灵派大家”在留下《随园诗话》的同时，饮食文化专著《随园食单》也享誉海内外。这本令人唇齿留香的美食以十四章节，详细介绍了我国从十四—十八世纪中流行的326种南北菜肴饭

点、美酒名茶，总结古代烹饪经验，供厨师治宴参照。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积40年之久的《随园食单》中有《戒单》一章节，旨在“除饮食之弊”。其中美食三戒，至今仍不失教益。

一、“戒耳餐”。“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在袁枚看来，豆腐、海菜、蔬笋与鱼、肉、鸡、鸭等“各有本味，自成一家”，没有必要全席堆积“贵物”，厚犖轻素。他记某太守宴客，大碗如缸，白煮燕窝四两，但食来丝毫无味，然后以辛辣的笔调予以讥讽：“我辈来吃燕窝，非来取燕窝也，若为夸耀体面，不如碗中竟放明珠百两，则价过万金矣！”如此贪图虚名，大摆排场的做派迄今余绪未绝。

二、“戒目食”。“目食者，贪多谓也。今人慕‘食前方丈’之名，多盘叠碗，是以目食，非口食也。”袁枚认为：“极名厨之心力，一日之中，所作好菜不过四五

味耳，尚难拿准，况拉杂横陈乎？”他记一商家设宴待客，上菜三撤席，点心十六道，食品达四十余种，如此这般，“口食”委实难以承受，仅为“目食”而已。袁枚在引援南朝孔琳的话——“今人好用多品，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资”之后，进而言之：“肴饌横陈，薰蒸腥秽，目亦无可悦也”。主人为此甚得意，而客人散席返家仍饥寒交迫，岂不事与愿违？“暴殄不恤人功，殄者不惜物力……暴殄而反累于饮食，又何苦为之。”此言足以警策。

三、“戒纵酒”。袁枚认为：“事之是非，惟醒人能知之；味之美恶，亦惟醒人能知之。”可是，那些纵酒者是不在“醒人”之列的，因为“拇战之徒（指猜拳狂饮者）啖佳菜如啖木屑，心不在焉。所谓惟酒是务，焉知其余，而治味之道扫地矣”。菜肴虽佳，但以酒害之则不知其佳矣！再则，明代大臣雒于仁在《酒色财气四箴》一文中早就说过：“嗜酒腐肠”，侵害健康！